



专访

杨乃文： 伍佰其实为《Flow》 写了两首歌



《Flow》专辑封面

《此心安处是吾乡》开播

书写基层干部
新时代风貌

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、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指导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《此心安处是吾乡》，11月13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开播。

该剧讲述了以肖立明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扎根基层，为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、麻烦事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，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故事中有传统的矛盾纠纷，也有因社会变迁催生引发的新情况、新矛盾、新问题，通过贴近现实的典型人物和生动事例，书写基层干部的新时代风貌。

剧中主人公肖立明是一位法学博士，代表的是理论强实践弱的年轻干部，虽四处碰壁，但能克服重重难关，终成长为化解百姓难题的行家里手。退休老民警杨铭安代表的是老一代金牌调解员，凭借多年工作经验，创立了老杨调解法。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张凤娇是“基层干部”代表，在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指引下，关键时刻冲锋在前，最终脱颖而出。

为创作好本剧，《此心安处是吾乡》云集了国内一线主创团队。该剧总编剧刘卫兵曾创作过《小镇大法官》《蓝焰突击》，导演曹振宇执导过《鹤唳华亭》《大国担当之埃博拉前线》。剧中主要角色由任重、安悦溪、于谨维、周野芒、田岷、吴其江、杨之楹等领衔主演，刘奕君特邀出演，王劲松、刘之冰、马元特别出演。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

任重饰演肖立明

B 伍佰首次为她量身打造，交出两首歌

杨乃文和制作人陈君豪不给合作者任何限制，而是让他们尽情发挥，写出他们心目中的杨乃文：“当然也有些人会问我们想要什么类型的歌，但君豪就是任他们发挥，因为只要你帮任何人设定了框框，就是局限了他们的才华和想法，所以并没有对这些合作音乐人有任何主题或曲风的指引。”

除了新朋友，《Flow》也有老朋友加入。与杨乃文认识多年、数次在演唱会合作的伍佰，此次交出一首《说不出口》，这是伍佰第一次为杨乃文量身打造词曲的作品。有网友夸这首歌是“伍佰今年最好听的单曲”。

吉他、贝斯、鼓的经典三大件演绎台客摇滚，杨乃文的声音与伍佰的和声交织，带来最简单直接的感动。杨乃文透露了一个小故事：“其实伍佰当时交给了我们两首歌，两首歌我也都试唱过，都非常喜欢，难以取舍，很想两首都收，但最后不得不只保留《说不出口》，所以很谢谢他给了我这两首好听的歌。”

C 巡演11月19日广州起跑，期待广州美食

杨乃文曾说自己容易恐惧和紧张，外界也常以“神秘”和“高冷”形容她。她不爱上节目，在社交媒体上也大多只分享工作相关的信息。乐迷走近杨乃文的最佳

方式，或许就是舞台。今年以来，杨乃文频频登上音乐节舞台，让更多听众感受到她的舞台魅力。接近年底，她终于要举行完整的演唱会。“MUSE缪斯”巡回演唱会于去年在台北首度开唱，大陆首场则将在11月19日在广州举行。杨乃文非常期待在演唱会上与乐迷见面：“相比音乐节短时间的演出，个人演唱会在整体

概念、视觉效果、听觉安排都经过完整规划设计，细节满满，更可以享受到音乐的感动，这就是专场音乐会最能带给观众的惊喜。”她很想念广州：“上一次在广州演出好像已经是11年前了，也从来没有在广州开过个人演唱会，很期待。希望大家推荐广州美食给我。”接下来，“MUSE缪斯”巡回演唱会还将走进上海、成都和武汉。

A 新专辑选歌标准：一听就要觉得好听

新专辑《Flow》的合作名单如同音乐节的梦幻阵容。能把落日飞车、傻白、JADE、I Mean Us、凹与山、守夜人、Crispy脆乐团等一众新生代乐团凑到一起已经令人振奋，名单上竟然还有戴佩妮担任主唱的佛跳墙乐队，以及伍佰、黄贯中这两位华语摇滚的殿堂级人物。更重要的是，跟他们合作的是杨乃文。因此对乐迷而言，《Flow》是一张无法忽略的专辑。

这份豪华的合作名单如何成形？杨乃文说：“我跟陈君豪、葛大为合作很久，他们很了解我，所以邀歌方面是先由他们去寻找一些适合我的乐团，我收到歌后也会再过滤，并且试唱。”而杨乃文本人的挑选标准是：一听就要觉得好听。杨乃文私下颇为钟爱另类音乐和英伦摇滚，这次挑选的多支乐团，其音乐基因也与她的口味颇为相似。“这次合作的乐团都很棒，他们都代表了我喜欢的各种音乐类型。不管是落日飞车、傻白、JADE、凹与山……他们的歌都是我一听就觉得好听的。”

“MUSE缪斯”巡回演唱会即将开始

杨乃文为广州演唱会彩排



杨乃文

快问快答

羊城晚报：很多人会用“酷”“高冷”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你。如果要选一个自己最不酷的时刻，会是什么时候？
杨乃文：其实看电影、影集的时候，我很容易落泪。
羊城晚报：选一首最能代表你当下状态的歌曲，是哪首？
杨乃文：Billy Joel的《She's Always a Woman to Me》。我前两个星期突然想到这首歌，没有什么特别原因，最近也一直听。可能

是因为我想要成为Billy Joel唱的那个女人的样子。
羊城晚报：有没有计划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乐团？你希望这是一支什么风格的乐团？
杨乃文：以前曾经想要有自己的乐团，可能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有空，所以那时也不是没有试过组团，但现在大家反而都不想做局限住，就没有特别有组团的念头。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E-mail:hdzp@ycwb.com

零关古道将散落在高山峡谷间的一个个古老城镇串珠成链， 联接成南北文化交融之道

流水高山赋零关

□陈桥生

把土特产端上来，亦足以表达自己的真心一片

家乡醉枣

□王国华

乍见目的地“越西”，不由得想到了谢超宗这个人。

知道谢超宗的人不多，但他有个闻名遐迩的祖父，就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、刘宋诗人谢灵运。谢灵运最后被贬于广州，死于广州，留下一大家子，包括当时年仅两岁的谢超宗在广州生活了近二十年，才得允回到都城建康。

初回建康的谢超宗，因其文采风流，一时被誉为“灵运复出”。然而，事实上，比起文采风流来，谢超宗在为人处事上，更可见隔代的遗传，以致史书上对这祖孙俩的评语用词都是雷同，一样的“恃才放逸，多所陵忽，故及于祸”。谢超宗的结局是“诏徙越州”，也就是流徙今天四川越西一带。只是，他没有机会到达越州，走到江西南昌途中便被赐自尽。

辗转之下，当我来到越西，伫立越西博物馆前，蓦然发现，11年前那位一夜闻名的“春运母亲”，竟然也是越西西人，名叫巴木玉布木。在春节返乡路经南昌火车站被记者发现时，她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，沉重得压弯了她的腰，左手拎着一个提包，右手抱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。重负下有生活的希望，令人为之动容。

出名后，很多记者都想联络采访这位母亲，据说多被她谢绝了。她只想过自己的平淡生活，不想被外界过多打扰。不再外出打工后，她在家种植烤烟，在政策的多方支持下，已经如期脱贫。我们下榻的酒店，坐落在越西河畔，从窗户望出去，是连绵成片的坝子，坝子下面是高耸陡峭的山峦，山峦上白云缭绕，给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薄纱。

就在几个月前，成昆铁路复线开通，横贯越西县城，将这座县城带进了高铁时代，也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到这片土地，一睹其面纱下的芳容。

正是一年一度的丰收节，当地举办了隆重而丰富的农特产品展示会，锣鼓喧天，载歌载舞，乐享这天地自然最丰盛的恩赐。我们被安排品尝四十多种不同颜色和口味的当地苹果，并现场评分。从1号到45号，红色的富士，

黄色的维纳斯……哪里还分得出什么高下。一位同伴说，苹果，以后就吃越西的了！

越西的苹果，饱满着阳光雨露的滋味，一口下去，脆生生，香满腮。阳光般热烈而丰富，雨露般浓郁而清甜。不禁感叹造物主的神奇，养在深山，天生丽质。

越西在大山深处。从成都转越西高铁，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程。一路上，穿越过桥，非隧即桥，窗外所见是高可蔽日的连绵大山。以为天色已黑，到达越西县城下车后才发现天还亮得很，有《桃花源记》中豁然开朗之感。

几天后离开，我特意选择从西昌机场转机。从越西到西昌，高铁仅半小时，我们自驾车大概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。车辆在群山间盘旋，不期然窥见新旧两条成昆铁路线的交织穿插，“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”，如两条练带在高山大河之间飘舞回旋。成昆线限于当时的施工条件，大体是缘群山的边缘前行，以最大限度减少爆破工程量。新的成昆复线，得益于大型重型器，逢山钻隧，遇水架桥，以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直抵目的地。两者一雄壮，一婉转，时而缠绵交颈，时而又引吭高歌而去，期待着下一次的遇合相拥，在群山莽莽之间，演唱着一曲《高山流水》。或咏叹兮若泰山，或洋洋兮若江河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不是靠现代化的交通，要来到这片土地，走出这片大山，谈何容易！因此如此，对于路桥的开通，身处深山里的有识之士，会有更加切身的感受，并付之以自觉的行动。岭南的张九龄，因而开通了大庾岭路，身为成都人的司马相如，由是打通了零关古道。

对于司马相如，我们更熟悉的是他与卓文君当垆沽酒的爱情故事。在越西，我们却走在他两千多年前打通的零关古道上，寻找着南方丝绸之路的点点记忆。在越西县城的南面，“零关”二字依然深深地镌刻在路旁的石崖之上。据考，此二字是清代官员梁正麟来到越西，在听闻零关古道的历史，得知司马相如曾

在此书写过“零关”真迹后，欣然所题。

石刻旁边，是日夜奔流不息的水观音河。河水湍急而丰沛，仿佛依然在叙述着古丝绸之路的昔日繁华。河上有一座古石桥，桥面由两块石梁铺成，故称“双石桥”，它是零关古道最负盛名的古迹。水绕山而流，桥因山得名，故又称“丁山桥”；溪流顺古道而下，石刻应古道而出，古桥因溪水而建，也称“零关桥”。

双石桥建于明代嘉靖年间，距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，依然静静地屹立在溪河之上，承载着流水的冲刷与光阴的流逝。行走在石桥上，水声激激，道者如斯，正适合发思古之幽情。因为有河有水，可供饮马歇脚，自然而然便成为商贾马帮的歇息之地，成为古道上的一处地标。文人墨客过此，思接千载，意兴遑飞，挥毫泼墨，遂有摩崖石刻在。如今，在“零关”石刻旁，书写着斗大的一行字，便是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的那句描述：“通零关，桥卧水，以通邛都。”笺注着石刻背后的历史内涵。

司马相如之通西南夷，缘起于汉武帝朝的一位将领唐蒙，与武帝一统岭南直接相关。这来自广州的讯息，感到莫名的兴奋。唐蒙原为郫阳令，后来被派遣出使南越，南越人在招待他时，让他品尝到了一种蜀地出产的枸酱。唐蒙觉得味道不错，打听是从哪儿来的，南越人说是夜郎人从群江河运来的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了解到夜郎沿群江河水道直通南越统治中心番禺，又听说夜郎有“精兵十万”，于是唐蒙回长安向武帝提出通使夜郎，利用夜郎兵力，“浮船群江河”，出其不意，直取番禺。武帝果真采纳了这一“制越”计划，任命唐蒙为中郎将，让他率兵联络夜郎。

唐蒙急于打通道路，大肆征用民力，惹得越西一带民怨沸腾。为安抚民众，武帝便使相如去告诫唐蒙。相如身为钦差大臣，一边谕告安抚巴蜀父老，如此征用并非皇上旨意，一边劝晚之以大义，劝通西南夷乃大势所趋。他恩威并施，接受西南夷诸部归附，调发巴蜀兵卒数万人，

最终打通零关古道，开辟通江达海的南方丝绸之路。

零关古道将散落在高山峡谷间的一个个古老城镇串珠成链，联接成南北文化交融之道。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无论是成昆铁路、西昆高速，还是雅西高速，依然紧紧地贴合着这条千年古道，承接着先民们一步一步走出的文明之路。

今天的越西大地，古道、水路、公路、铁路、高速路陆续开通，纵横交错，书写着一篇宏阔的叙事诗，绵密而绚丽。



一泓秋水(国画) □蔡海威

朋友从老家回来，带了两袋醉枣。粗陋的塑料袋上居然贴着打印的价格标签，看来，商品经济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到了乡下。女儿第一次吃醉枣，觉得很好吃，但吃了几个就不敢吃了。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我怕醉过去！

其实，吃醉枣不会醉。醉枣做法很简单，把新鲜的大枣或者金丝小枣洗干净，一个个在碗碗里蘸一下，使得枣子浑身上下均匀地沾满酒，然后放进塑料袋中，再把塑料袋放进坛子里，密封，放阴凉处保存。过个十天半月，酒渗透到枣子的每一个细胞，就可以拿出来吃了。当然，一直放下去也没问题，只要不打开，可以从秋天放到春节，当作过年时的零食。

我的老家在冀中平原上，盛产大枣，村头巷尾、宅前屋后都有枣树。枣不是什么新鲜东西，吃法简单。一醉枣倒算一种相对简单的深加工了，但并非每家每户都会做、都能做、都有时间去做。我小时候吃醉枣并不多，依稀记得上小学时，爷爷给我尝过几个，那是他自己炮制的。当时感觉真乃人间至美之味。醉枣晶莹剔透，圆滚滚的，吹弹即破。经过长时间的隔绝，本色的通红已变成淡妆的红黄。咬上一口，发现皮不组织也发生了变异，柔软、温和，如同少妇之于少女，是成熟与生涩的区别。酒的香和枣的甜浓烈地进入体内，回味无穷。

在我的意念里，醉枣似乎只能由原始的粗放方式制作得来。虽然技术上不难，可需要把枣子一个一个地过一遍手，很费工夫，如果没有全新的盈利模式，批量

生产也不容易——它和乡村、淳朴、简约、认真等字眼紧密相连。

在老家，都把醉枣当成土特产，来了客人，带点东西回去，带什么呢？当然是醉枣。土特产分两种：一种是本地人经常享用的，如花生、小米，根本不拿着当玩意儿，而外地人却少见多怪，以之为宝；另外一种则是本地有原料，有手艺，可以将一种简单的产品点石成金，自己却舍不得经常享受，只用来招待贵宾。虽不似“养蚕的不穿丝绸”那样反差巨大，但把土特产端上来，亦足以表达自己的真心一片。醉枣应该属于后者吧？

打开包装的醉枣，很快就干瘪了。现在还剩了很多堆在茶几上，吃不完。再过两天，它们也许就要被扔进垃圾筐里。唉。

其实它还在，只是找不回嗑它的那种时光，找不到一起嗑它的人，找不回嗑它那种心境了。

“瓜子瓜子，刚炒好的原味瓜子。”下班路上，听到卖瓜子摊档的叫卖声，无论需不需要，我就不由自主地买一些。

11岁前的人生，瓜子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上下学时，从几毛钱的零花钱中抽出一分钱、两分钱或五分钱，买一两撮瓜子，和同学一路欢歌一路跑，瓜子壳随风飘飞在稻田泥路上。那时，爸爸是村官，经常要开会，因为我生病了，他只有把我带上一起来开会。村干部在村大厅里点上一堆柴火，围着火堆在木板凳上坐成一圈，一边烤火一边议事。我也不关心也不知道他们说啥，目光盯着我爸小腿与大腿相交90度而天然形成的“腿桌”上。为了让我安静度过开会时间，我爸把嗑好的瓜子放在大腿上，他放一个我就吃一个，我吃的速度要比他嗑的速度快……好像没有什么比瓜子更能治愈年少的寒冬、疾病和孤独时光了。

在乡村，吃瓜子最盛大的日子是春节。一到春节，每家每户都会买瓜子，平常吃的一般是葵瓜子，春节时除了葵瓜子，还会买上红瓜子、黑瓜子、南瓜子。吃瓜子一般是群吃，春节时集体串门是常态，谁家都是一屋子的客人，这些客人其实都是村子里的人。一屋子人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吃瓜子的场面很是壮观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没有固定的主题和对象，言语中间夹杂着嗑瓜子的咯咯声，年味十足。哪怕平日是仇人，春节也相互串门，一旦抓了人家瓜子磕上，再掺在人群中说上一两句话，平日结的仇就算解了。

长大后在外求学，嗑瓜子就改在宿舍的周末了。我们那个年代流行读琼瑶的爱情小说，以及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。每到周五放学，留宿生就会结伴离校每人租一套小说回来，在宿舍摆好瓜子磕着看小说的龙门阵，这边嗑一阵跟着小说哭一下，那边嗑几下跟着小说狂笑，还有边嗑边看边实时发表感想。

工作以后，嗑瓜子“咯咯”的清脆声消失了。当我猛然发现它已然远离时，再要找它好像已属奢侈。不，其实它还在，只是找不回嗑它的那种时光，找不到一起嗑它的人，找不回嗑它那种心境了。所以，瓜子还是在的，我也还会买，可是瓜子忽然好像不香了，常常买了一包200克的瓜子回来，吃上好几个月都没吃完，或者说说是忘了吃，最后瓜子只能孤独地受潮变质。

所幸的是公公又把瓜子带回我的生活。老家退休了，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公公在的家，茶几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瓜子，老人家饭后饭后都嗑点瓜子。下班回来，饭后饭后，我们也会围着公公嗑上一会儿瓜子。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一阵子话。每当这时，我感觉时光好像倒流了，又回到了那个小乡村的冬日的火堆旁，回到春节各家各户的屋子里，回到我读书时周末的宿舍里……后来，公公离开了我们，而我们家至今仍保留着嗑瓜子的习惯。

差点忘了，嗑瓜子，需要搭配一杯茶。

打开包装的醉枣，很快就干瘪了。现在还剩了很多堆在茶几上，吃不完。再过两天，它们也许就要被扔进垃圾筐里。唉。

其实它还在，只是找不回嗑它的那种时光，找不到一起嗑它的人，找不回嗑它那种心境了。

“瓜子瓜子，刚炒好的原味瓜子。”下班路上，听到卖瓜子摊档的叫卖声，无论需不需要，我就不由自主地买一些。

11岁前的人生，瓜子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上下学时，从几毛钱的零花钱中抽出一分钱、两分钱或五分钱，买一两撮瓜子，和同学一路欢歌一路跑，瓜子壳随风飘飞在稻田泥路上。那时，爸爸是村官，经常要开会，因为我生病了，他只有把我带上一起来开会。村干部在村大厅里点上一堆柴火，围着火堆在木板凳上坐成一圈，一边烤火一边议事。我也不关心也不知道他们说啥，目光盯着我爸小腿与大腿相交90度而天然形成的“腿桌”上。为了让我安静度过开会时间，我爸把嗑好的瓜子放在大腿上，他放一个我就吃一个，我吃的速度要比他嗑的速度快……好像没有什么比瓜子更能治愈年少的寒冬、疾病和孤独时光了。

在乡村，吃瓜子最盛大的日子是春节。一到春节，每家每户都会买瓜子，平常吃的一般是葵瓜子，春节时除了葵瓜子，还会买上红瓜子、黑瓜子、南瓜子。吃瓜子一般是群吃，春节时集体串门是常态，谁家都是一屋子的客人，这些客人其实都是村子里的人。一屋子人无论男女老少一起吃瓜子的场面很是壮观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没有固定的主题和对象，言语中间夹杂着嗑瓜子的咯咯声，年味十足。哪怕平日是仇人，春节也相互串门，一旦抓了人家瓜子磕上，再掺在人群中说上一两句话，平日结的仇就算解了。

长大后在外求学，嗑瓜子就改在宿舍的周末了。我们那个年代流行读琼瑶的爱情小说，以及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。每到周五放学，留宿生就会结伴离校每人租一套小说回来，在宿舍摆好瓜子磕着看小说的龙门阵，这边嗑一阵跟着小说哭一下，那边嗑几下跟着小说狂笑，还有边嗑边看边实时发表感想。

工作以后，嗑瓜子“咯咯”的清脆声消失了。当我猛然发现它已然远离时，再要找它好像已属奢侈。不，其实它还在，只是找不回嗑它的那种时光，找不到一起嗑它的人，找不回嗑它那种心境了。所以，瓜子还是在的，我也还会买，可是瓜子忽然好像不香了，常常买了一包200克的瓜子回来，吃上好几个月都没吃完，或者说说是忘了吃，最后瓜子只能孤独地受潮变质。

所幸的是公公又把瓜子带回我的生活。老家退休了，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公公在的家，茶几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瓜子，老人家饭后饭后都嗑点瓜子。下班回来，饭后饭后，我们也会围着公公嗑上一会儿瓜子。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一阵子话。每当这时，我感觉时光好像倒流了，又回到了那个小乡村的冬日的火堆旁，回到春节各家各户的屋子里，回到我读书时周末的宿舍里……后来，公公离开了我们，而我们家至今仍保留着嗑瓜子的习惯。